

谁走进了深夜便利店？

便利店是这个城市少数深夜还在经营的场所。在毗邻安福路的乌鲁木齐中路，白天人流攒动。晚上不一样。10点以后这一带突然安静了下来，商家陆续关了门，空调外机集体下班，车水马龙都开始大幅减少。这个时候，游客基本散去。但亮堂的便利店，还在等着夜游者。

文 / 晨报记者 姜天涯 画图 / 二黑

7月某个周二晚上，暑气未消。22:30，29岁的小甘坐在安福路、乌鲁木齐中路路口的好德室外座椅上看书。桌上是他刚从便利店买的低度数酒，边喝边看。

“这本书是最近发现的一本小说，在上海图书馆借的，一个青年作家写的，叫《禁止抒情》。”

“是一些短篇小说集，写一些都市的爱情故事。”说到这句的时候，小甘不好意思地笑了。书是朋友推荐的，他傍晚刚从图书馆借来，已经看了一半。“比较吸引人，忍不住读下去。”

小甘从事演出行业，周末更忙。这一天，他完成当天的工作后，已经在外边待了大半天。选择晚上在便利店门口看书，因为他还不想回家。

“每个人特别有灵感、特别活跃的时间段不一样，对我来说（有灵感的）是晚上。”

“而且上海的夜晚的便利程度也很高嘛。所以在晚上出门，也没有什么问题。”

小甘观察到上海并非所有便利店都是24小时营业的，但那些深夜还开着的便利店，可以给人提供一个场所，做一些喜欢的事。

小甘在便利店门口的同一个座位，坐到将近12点，便利店进进出出的人都与他无关，他沉浸在《禁止抒情》的世界里。

23:19，22岁的小露下了共享单车，进便利店买了一大瓶饮料和冷饮。

“我是游客，放假全国到处转。刚好路过这，想喝点水。”

马上要读大三，小露趁着暑假在全国各地旅行。这是他在上海的第三天。在上海的几天里，他也去了外滩、陆家嘴。更多时候，他骑着共享单车在上海街头漫游，他更想体验当地的感觉和当地人的状态。

当天他从闵行的酒店出发，骑到了七宝，骑过30、40公里后，才和我们在深夜相遇。

“我还没有触及到上海晚上最年轻、最有活力、最热闹的地方。我觉得这边就是还好，挺平常的。”

“但是我去过一些像不夜城的地方，其实感觉上海人民也没有大家想象中在夜晚如此的活跃。”

小露去过印象深的不夜城是曼谷，他觉得上海并没有曼谷狂野。

“我记得之前有人说，上海是少数人的魔都，多数人的上海。可能就是这种感觉，对于本地的大家来说，压力很大的感觉。”

他看到上海的酒吧里，还有在啪啪啪打字的人。

在深夜漫游中，小露看到上海的另一面，深夜街头的外卖小哥、西装革履的打工人，光膀子的大叔在小饭店吃饭。

他觉得上海深夜街头还开着的便利店算是上海的特色。

“7-11、罗森到处都是，这个比较特色。”

在那个周二深夜，我们和小露聊了约50分钟，我们知道他在江西学习社会学。比起旅游，他更像是来做田野观察的。他想观察城市人的状态、年轻人的状态、酒吧的状态，他有很多的疑问，需要在漫长人生中获得答案。包括在不同城市游历，于他而言，也是想窥见人生的一种可能性。

和他曾经调研过的江西城中村的年轻人相比，他觉得在上海，人更加细着。

“我觉得大家好像都在尽力地礼貌一点、精致一点、克制一点。”

和小露分别后，他又踏上共享单车，继续夜游了。凌晨3点多，他发来微信，是深夜的陆家嘴。



@上海市民生活指南

凌晨1点出头，33岁的Austin自带bgm出场了。他从挂着西瓜的助动车上下来，公放着法语音乐Deja Vu，去便利店买了可乐和熟食。加上之前买的一份25元炒饭，属于他自己的夜晚开始了。

Austin是摄影师，刚完成当天的工作。“感觉晚上没有人打扰我，没有工作打扰我。然后可以完全没有烦恼地吃点东西、听音乐。”

“白天吃饭，你总感觉会有工作没有完成啊，或者有事情没有完成，会有很大压力吧。”

Austin住在助动车10分钟距离的地方，他最晚一次来这家便利店也是这个点，因为这差不多是他收工的时间。

不知为何，聊天往人生的终极意义奔去了。Austin觉得人活着是为了体验。

“活着就是一种体验。如果没有体验，全都为了赚钱活着，那岂不是这一辈子非常悲惨。”

“生存是必要的，但人是有选择的。”

“有一些人会把价值观建立在‘我有了钱，就会怎么样怎么样’之上，其实不是这样的。我认为的是先要体验世界，然后在这个基础上赚钱、生存。然后剩下的时间，应该去快乐活着。”

1个多小时后，我们在罗森又听到几乎一样的话。

“活着就是为了体验生活，没有什么。”

“人在夜晚待的时间长了，你自然而然会感受到一些迷思。”

说这句话的是80后李先生。凌晨1点多，我们远远地看着他吃下一份盒饭后，上前搭话了。这次聊天长达1个多小时，关乎婚姻、地域歧视、人生感悟、月光、工作、选择。

深夜在便利店吃盒饭，原因有二：“一个是比较方便，我家住在这附近。第二，因为我目前属于一个人的状态，如果一个人回家去做的话，可能更晚。”

李先生目前处于分居状态。工作状态是自由职业者。

“说得好听的，叫自由职业者。说得不好听的，就是半失业状态。”

当晚，他和朋友喝茶聊天之后，走进便利店吃了份便当，边吃边听音频内容。

李先生原先在电视台工作，做过灯光、舞美、摄像。那份工作很辛苦，“从晚上10点一直翻台到早上4、5点，甚至通宵，然后到（早上）9点多，又开始拍节目。”

“那时候就想着，人不能活得这么苟且，要有诗和远方，然后就跳出来干了。”

深夜让李先生更有所感，“我觉得晚上就是让人思考的。”

“要么就是老老实实睡觉，要么就是接受月光的照耀。”

“人受完累、受完苦之后，真的是一种疲劳的状态，当我吃完这个盒饭以后，体力、精神稍微恢复一点。然后在深夜，相对比较安静的情况下，至少我个人会有一些‘仰望天空’的想法。”

至于什么是“受苦”，在又聊了1000个字之后，我们才稍微有点懂。

“人好不容易来一趟世界的话，你躺在那总不太好，应该干点事。”

“粗浅地讲，就是受苦这件事情。”

在这个夜晚的最后，凌晨2:33，我们遇到了从好德走出来的小周和Mia。

小周说：“晚上没什么事，挺凉快的，就在遛弯。”

深夜遛弯对他们来说并不是惯常。

“原来不会（深夜遛弯）。我们两个认识了之后，就会了。”说完小周哈哈笑了起来。

俩人都住在附近，和这个街区白天的热闹相比，晚上更安静。

“白天这里人太多了。就是街上人比较少的时候，可以聊聊天啊，也没有什么东西会打扰。”

我们以为小周和Mia在谈朋友，其实两人的关系是：“就是准备……我……马上……我相当于……我在想谈的路上。”支支吾吾的小周还是道明了真相：“就相当于我还在追。”

小周和Mia观察到，这个片区有个深夜3点经常出现的身影——送奶工阿姨。

“连续看到好多天。有时候她会早一点，2:40就出来了。”

看来，小周和Mia这阵子遛弯溜得挺勤。

和周二深夜稀稀落落的街头不同，周五晚上11点的乌鲁木齐中路，gelato店、拉面店、酒吧、水果店都还开着门。马路上不时有聚餐刚散的人群，边走边聊天。

23:15，罗森门口，7个在读研究生正在拍照，他们很能代表周五夜晚的气氛——手拿便利店的酒，活力四射。

“因为今天周五嘛，（平常）大家很少有时间出来聚一聚。”

7个人来自上海各大高校，因为户外徒步的兴趣爱好相识的。“这个就相当于是一条（徒步）线，过了一个星期之后，再大家聚一下。”

附近的长乐路已经是他们City Walk必打卡的地方了，可惜因为拆迁，酒吧关了不

少。吃过晚饭后，他们一路找酒吧，结果一路走走看看，走到了便利店。

对于接下来要往哪里走，大伙还没想好。但一致的是，他们觉得只要朋友们在一起，就挺开心。

对于他们来说，夜生活才刚刚开始。

00:09，34岁的小方一个人坐在罗森里面喝啤酒，就着一袋麻辣米果花生。

“才下班啊，（我）在互联网公司上班。”

“但是我明天还要上班。因为现在是暑假旺季嘛，（上班）时间节奏就调整到了周一到周六，等8月份后面再调休调回来吧。”

12点对于小方来说还不晚，他准备喝啤酒，再喝一听highball。

“现在还不算深夜吧。我差不多每天都是2点到2点半左右睡觉，有6个多小时睡眠。”

每个人对于他人的理解，多少带有个人生活的轨迹。大学生在深夜便利店看到的是年轻人，小方对此的猜想是“上晚班的人吧”。

但也有超出他理解的人，他看着货架边的一位爷叔说道：“你像这老头，年龄也挺大的，你想这么晚，他在外面是干嘛呢，我也想不到。”

小方说的爷叔，我们也去搭话了。

“我姓李，建设的建，国家的国，李建国。”

李建国爷叔在便利店挑选了10分钟的面包，最后抱着5袋面包走出了便利店，放到助动车踏板上。

他确实也是上了“晚班”：“家里打好麻将，没事（就来便利店了）。”

至于面包，不是早饭，而是晚上吃的。

李建国爷叔差不多1点睡觉，“天天是这样”。

就这样，一身黑衣、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李建国，消失在夜色中。

对了，他已经70岁了。

1:10分，乌中路、安福路口的好德，还一直有人进出。

27岁的设计师Carry和朋友正从店里出来，俩人都买了饮料+小瓶洋酒，准备自己调一调。

两人是高中同学，也是邻居。

“今天正好我有朋友一起喝，他跟同事一起喝，都在附近，就下班一起走。各喝各的，（喝得）差不多了，就找他一起走回家。”

“反正要走会儿路，就喝点吧。”

在Carry看来，一周的压力释放在周五夜晚，需要喝酒。

“礼拜五了，要放纵了呀。”

周二和周五的乌鲁木齐中路深夜，氛围很不同。

用7个大学生的话说，工作日夜晚经过这里“很空”，“你走在路上，很吓人的感觉”。

而周五的夜晚，11点后街道上人更多，“不悲不喜”的表情转换为一周工作结束的欢笑，没有哲学三问，只有当下的轻松。

在这个选题最后一个人采访完之后，我们才真正理解了摄影师Austin那天的惬意和放松。

到家前，我们各自在楼下的那家便利店，买了饮料，吃了小食。

这个城市的街道，还在便利店的灯光照耀下。

而这一餐，只属于自己，收工快乐！

物资回收

渝水堂 高价收购

红木家具、老家具、字画、扇子、印章、像章、老服装、小人书、紫砂壶、玉器、瓷器、地址：多伦路文化名人街182号（近四川北路）
热线电话：65407260 13601926417
高经理 免费上门服务

投放热线：22895373

（新闻晨报）综合分类、遗失、注销各类声明广告